

说桃

王启林

“晋太元中，……忘路之远近，忽逢桃花林，夹岸数百步，中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。”这是1600多年前晋人陶渊明为我们虚构的一个神奇世界。初读美文，缘于1970年代叔叔借给我的《古文观止》，而桃花林的壮丽景观就此印在脑海里了。因为要填肚子，当时所有能种粮食的地方都让长辈们塞进了种子。近处的山光秃秃的，树已经很少了，风景只零星出现在远处那形只影单的松树上。倘若稀罕地看见一株桃树，大多艰难地生长在石头缝隙里，抑或两三枝桃花挣扎着从人家院墙探出脑袋，随风张扬。桃树开花时，几只蜜蜂和我们一起去看花，蜜蜂恣意地停在花蕊上，我们只能仰着小脑袋，吸溜着鼻涕，留下“小桃西望那人”的形象。

现在桃子的果实可以大到一只半斤以上，成人的手难以半握。可当年成熟的毛桃只有成人大拇指大小，当小毛桃长到没有孩子的大拇指大小时，我们的小眼睛就绕着它骨碌碌地转，口水不由自主地冒出来，咽下一口又一口，一不小心，就顺着张开的嘴巴淌出来。

那时最喜欢到姐姐工作单位去，她们的办公楼前有一片桃树，结出的果实可比家乡毛桃大多了，长辈说叫五月桃。还有一种扁扁的桃子，直到很久以后，我的孩子和我当年一般大的时候，才知道它叫蟠桃。看到我盯着它们时贪婪的眼神，姐姐警告我：“不许去摘，抓住了会把你们关到边上那个小黑屋里。”我虽好吃，却胆小，更怕小黑屋。我鼓动邻居家胆大的小伙伴来摘，约定以牛叫为暗号。他进桃林不一会儿，有人牵过来一头牛，哞——牛忽然昂头叫了起来，吓得他赶紧钻进草窝里，一动也不敢动。直到牛走了好久，才敢露出小脑袋，我在上面摇手，他才战战兢兢爬出草窝。这一切正好给办公楼前一个人看见了，喊了一嗓子，把我们两个吓得抱头鼠窜。不过小伙伴还挺机灵，逃跑时不忘顺手牵羊，一手拽了一个桃子，也没忘送给我一个，但从此再也不敢来了。

我上的第一所大学是安徽劳动大学，校址在宣城叶家湾。学校边上有大片的桃林，桃花开时漫天遍野，芬芳馥郁，蜜蜂在枝头飞舞。十七八岁的山里娃哪见过这么美丽的景色？徜徉桃花丛中，久久不忍离去，梦也带着桃花的甜香，更带着宋之问“洛阳城东桃李花，飞来飞去落谁家”的幽思和向往，更幻想着像崔护那样，有个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的浪漫邂逅。

随着阅历的增长，看过的桃花园多了，“久居幽兰之室，不闻其香”，一片烂漫桃花引起一阵惊叫已经成为历史，虽不做老僧入定之状，却已心无沸汤。只是佩服大诗人刘禹锡，佩服他坚韧不拔、豁达乐观的心态，虽历经沧桑，还能以桃抒



素洁迎春 盛近 摄

刘郎今又来。”

做人不可有傲气，却不可无傲骨。像刘禹锡这样，世间能有几人？如鲁迅所嘲讽的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的人很多，像白居易形容的“长恨春归无觅处”，追寻“山寺桃花始盛开”的大有人在。中年之后的自己，只希望在人间四月芳菲净之后，寻得几簇花草，尽情享受。今年五月，我就爬到驮尖上，饱览了多枝杜鹃的冷艳，至于桃花去后菜花香，也一样感兴趣。君不见油菜花开时，四面八方游人如蜂如蝶奔涌而来？

不知道江南的桃花潭是不是连接着桃花园，桃花潭畔是不是盛开着芳香四溢的桃花，去桃花潭上驾一叶扁舟，岸上踏歌声起，沿桃花林缓缓而行，更与以桃花潭之水深喻汪伦之友情的李白，相伴心间。此情此景，羡煞神仙。

也许人们对我将桃花与李白的牵扯，有不耻之责。君不知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就是李白的狂放之思？难道桃花仅仅只是美女娇颜、男女之情的浓艳？

桃有其固有的执着，不论夏秋季节成熟的桃子，还是霜降的初冬成熟的冬桃，它们的花一律开放在春天，在百花争奇斗艳的季节里一展芳容。再度过炎炎盛夏，在暑热煎熬中孕育它的果实，在金灿灿的秋阳里培育它的希望，在黄叶飘零时展示它的骄傲和自豪。看来桃不是一时之艳，更有她的坚守、隐忍、坚韧。

春暖花开时节，扛一支钓竿，约三两好友，寻一处几树桃花怒绽的溪流，和翩翩起舞的白鹭一起，搜寻鳊鱼肥硕的身影。如果再戴上青箬笠，穿上绿蓑衣，我也就是桃花溪畔蓑笠翁，斜风细雨不须归。李清照如果也扛一支钓竿，看溪边桃林花开花谢，吟唱“花开花谢花无悔，缘来缘去缘如水”，便不会有“花开为谁谢，花谢为谁悲”的伤感。这世间残花无几，多是为了果实献身、伟大如母爱的情花。正是这份深情的牺牲，才有累累硕果挂枝头。

桃花谢时，世界更美了。

想起那棵老槐树

孔祥秋

那棵老槐树有多少年了？小村多老，那树就有多老，枝枝丫丫就是小村的天，根根脉脉盘成小村的地。

说起老槐树，村里人常念叨一段很老的旧事。说是当年，俺村的老祖讨饭来到这里，他实在走不动了，将打狗棍往地上一插，想靠着歇一会儿，不想竟然睡着了。当他一觉醒来，那棍子竟然抽出了嫩芽。这打狗棍，是老祖从老家门前的槐树上折下的一段树枝啊。老祖很有悟性，赶忙跪下来叩拜了天和地，在这里搭了个窝棚，开荒种起了庄稼。于是一方姓氏便在这里枝繁叶茂起来。

老槐树下是一片宽敞的空地，乡亲们总爱坐在树下，说些田间地头的事，说些家长里短的趣。也总有跑江湖的汉子，在这里设个场子，打打拳耍耍把戏。至于说书唱戏的，也是常有的事。

槐树底下搭台子唱大戏的时候，都是农闲的日子，三乡五里的乡亲也都来看戏。我们孩子对于咿咿呀呀的唱段是不感兴趣的，看上两眼，就到人群外看捏糖人的去了，或者钻进后台看那些演员们化妆。那次，我竟然看到村里的莲子，在那里和一个演“杨宗保”的男人很亲近地说话。

几天后，刹戏了，莲子她妈不见了莲子。村里人便拦住了赶着马车已经走到村口的戏班子，可那人群里根本没有莲子。“在箱子里哪！”我那时不知怎么说了这么一句话。那个“杨宗保”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装道具的箱子打开了，莲子跳了出来，哭叫着劈头盖脸地打我。我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？很不服气，抓住莲子的手狠狠地咬了一口……

转眼几十年过去了，这期间我也曾因为自己的婚事和家里闹翻过，这使我又想起莲子，深深地怨恨孩提时的自己。因为莲子差点被戏子“拐走”，这在乡村认为是很丢人的事，直到三十好几，莲子才胡乱嫁了个老光棍。她婚后的日子并不安生，总被打得头破血流。

我那深深的牙印，不仅仅是莲子手上一辈子的伤疤，一定也是她心灵上一辈子的伤疤吧？

老槐树是村里最壮实最茂盛的大树，但记得大爷曾对我说过，别看大槐树现在活得那么旺，日本鬼子来的时候，却枯干了一回。那是小鬼子最猖狂的时候，大槐树上常常出现抗日标语。小鬼子们恼了，抱来秫秸放火烧那大槐树，村里的老少爷们都围上来救火。小鬼子恼羞成怒，抓走了十几个精壮的汉子，将他们装进麻袋，扔进了村北波涛滚滚的河里。

由于那场火，老槐树的叶子被烤焦了。没多久大半个树冠就干枯了。

那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，村里人被一阵鬼哭狼嚎的惨叫声惊醒了。人们向外望去，只见远处一团火光冲天而起，照亮了半边天空。那场大火，一直烧到天亮。第二天，街头巷尾纷纷传言说，那是一场“天火”，烧了村北河堤上的炮楼，小鬼子一个也没有跑出来。

大槐树没有死掉，在村里人的呵护下，又渐渐地枝繁叶茂起来。

那年，我在一文化单位打工，写了一篇关于大槐树的散文，发在省里的日报上。局里的一位领导向我打听大槐树的事，并问我认不认得莲子，并说他在俺村演过戏。我忽然意识到，他可能就是当年的“杨宗保”。我愣在那里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当我回过神来时，那位领导却已走了……后来，我没能转成那个单位的正式一员，不知道这跟那位领导是否有关系，也许是我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”吧！即使有关系，也没什么可抱怨的，我的确也应该为当年的错承担点什么。当知道将被辞退的消息后，我来到那位领导的办公室，向他深深鞠了一躬。走出单位的大门，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多少年的压抑，那时才稍稍感到了一丝轻松。

前些年村里要进行规划，说是大槐树必须砍了，乡亲们和干部们发生了多次冲突，可大槐树还是没有保住。没有大槐树的小村，光秃秃的。村人忽然觉得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庄，一下子陌生起来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慌乱。在外流浪了十多年的我，现在想起大槐树，感觉真的该回家看看了。可站在那没有大槐树的街头，那种回家的亲切，一定也会淡了许多吧？

